

## 二十九集大型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(剧本)

# 贺昌

## (一百一十)

□ 刘树亮

### 第二十八集

### 义薄云天 ④

## 21 江西省政府会议室 内 日

熊式辉对全省十二个行政督察区首领及各保安司令部负责人大声说：“各县必须配备两个中队以上的机动部队，督饬所属，乘此时机，协同剿匪。”

字幕叠出：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

## 22 驻赣第六绥靖区公署会议室 内 日

余汉谋对绥靖区各团队负责人凶相毕露地：“残匪成股及盘据一地者，由军队及保安团队负责肃清；各地散匪匿居及冒充善良者，由保甲着手实行联保联坐法。沿江所有渡口，派重兵把守，烧毁所有船只；沿公路驻兵设卡，构筑碉堡把守；在各路口、要道，必须关卡严守、层层盘查，严禁民众济匪以任何物资，尤其是粮食和食盐，半点不能让落入共匪手里。”

字幕叠出：国民党驻赣第六绥靖区司令余汉谋

## 23 江西省政府会议室 内 日

熊式辉仍在训话：“驻剿、搜剿、追剿、会剿、堵剿相结合，一定要在短期内，肃清残匪，底除赤祸！”

## 24 江西第四行政督察区会议室 内 日

保安司令对各县负责人充满杀气地：“驻剿，就是根据游击队人数多少，以县为单位，由专区保安司令、副司令、保安团长负责剿灭；搜剿，就是以小队守护碉堡，严密封锁，严防赤匪逃窜，以大部队在匪区内搜查尽剿，特别要注意搜索深谷密林；追剿，就是发现红军、游击队线索，如烟、脚印、枪刀响声等，立即穷追猛打，尽剿方止；会剿，就是对各属区边境之匪，约期痛剿；堵剿呢？就是匪军、游击队转往它地时，及时通知邻区堵击……”

## 25 某县政府会议室 内 日

县长对各保、甲长等咬牙切齿地：“一甲内有为匪、通匪、窝匪者，户长必须立即密报核办，如有隐瞒不为揭报者，十家户长一律治罪。如遇甲村发生匪警，邻村必须立即鸣锣报警，并出队围剿。否则，邻村应负赔偿之责。各村必须随时抽查户口，严防匪入。至于匪区民众，则一律移入安全区居住；所有民众，一律不许进入匪区，不许接近红军游击队！”

## 26 某村庄 外 日

国民党军队大叫着驱赶民众“移民并村”：“快走，上面要求移民并村。”

“不愿意走的就是图谋通匪，快走！”

一老大爷哭着死活不肯走：“不走，我这么大年纪，土已经上脖子了，还让我到哪里去送命？”

一士兵立即在其屋里放起火来。

转眼间，全村房屋全都燃起熊熊大火，烟雾漫天，哭喊声一片。

## 27 湘江封锁线上 外 日

上空敌机尖厉地呼啸着投下颗颗炸弹，散发出的传单四处飞扬，有的敌机贴着树梢向渡河红军疯狂扫射；渡口上，红军打乱了建制的零散人员、挑夫、辎重队伍、抬着伤员的担架队、乱奔的战马等拥在一起，一片混乱；江中，炸弹炸起几丈高的水柱时起时落。红军战士死伤无数。

李德、博古愁苦地看着这一切束手无策。

## 28 山谷间 外 黄昏

贺昌指挥部队英勇地抗击着敌人的进攻。终因敌众我寡，部队被迫撤出战斗。天渐渐黑下来。转移途中，马一失蹄，贺昌从马背上摔下来，摔断了腿，痛得脸上直冒汗。他紧紧地咬着牙，使尽浑身力气翻身上马，命令部队：“继续前进！”

突然，他昏过去了，再一次从马背上摔下来，被战士们接住放在地上……

## 29 近沟的山坡上 外 黎明

山坡上战士们挤在一起酣睡。贺昌苏醒过来难过地抚摸抚摸自己血淋淋的腿。

韩进等几个醒过来的战士围过来问候贺昌：“贺主任，您

的腿还在流血吗？”

贺昌看看大家：“不，我的腿现在不流血了。可你们嘴上那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几个战士摸摸自己的嘴：“哎呀，怎么嘴上能有血？没受过伤呀！”

一个战士：“我，我刚才下沟里喝水时还没觉得疼呀！”

另几个战士异口同声地：“我也去沟里喝过水没觉着疼。”

大家往沟里一看，满沟流的全是血。再往沟两侧看，横七竖八倒着的，树上挂着的，都是死尸。众惊讶地：“国民党这帮王八蛋竟然这么凶残，天哪！”

“同志们，这是乡亲们的血！我们可一定要记住，敌人迟消灭一天，乡亲们就得多流多少血啊！”贺昌说着眼里迸发出仇恨的火花。

贺昌身边一战士：“人们都说咱们留下来的人是朱毛不要了的，是朱毛当包袱把咱们甩了！”

贺昌：“那全是胡说，军委是把最坚强的战斗员留下来承担这最艰巨任务的，咱们能被选中是莫大的荣幸！”

那战士：“而且，人们还说主力部队西进失败了，朱、毛、彭、林都被杀了！”

贺昌：“那纯粹是敌人制造的谣言。他们早就说把项英、陈毅和我也杀死了，难道坐在你们面前的这个我是假的不成？”

又一战士凑上来：“自从谢坊战斗以后，敌人在四面加筑构筑封锁线，并派出好几个师的人马寻找咱们的主力决战，咱们越来越被动，这仇能报得了吗？”

贺昌：“革命暂时是受到严重挫折了，形势确实严峻。但是反动派与人民为敌，他们是肯定要被人民的反抗浪潮击垮的，人民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！”

李翔梧接着：“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，大家一定要坚信这一条。”

另一战士：“革命最终是要胜利的，可眼下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，缴获的弹药眼看就要用光，还怎么打敌人？”

贺昌对李翔梧：“快写一个为节省子弹和收集弹壳的《通令》吧，号召大家节省每一粒子弹；敌人在二百米以外不要开枪；没有指挥员的命令不要开枪；没有瞄准不要开枪。”

李翔梧：“好！”

贺昌：“同时必须加紧搜集子弹壳，不仅要捡回咱们自己的，还要把敌人的也捡回来送交兵工厂翻制新子弹。”

李翔梧：“是！”

贺昌转而对韩进：“韩进同志不是挺会写诗歌吗，写一首节省弹药的歌词怎么样？”

韩进想了想：“这么写你看好不好：‘我们不许一只梭标不见血，我们不许一颗子弹不中敌，我们是人民的游击队，高举自己的苏维埃旗帜！’”

贺昌：“好，这个歌词很好，快找秋白让给谱个曲吧！”

## 30 山谷间 外 日

山腰上、深谷里，面黄肌瘦、衣衫破烂不堪的红军战士与群众在紧张地挖战壕、筑工事、埋藏物资、坚壁清野。山头上，战士们边巡逻边唱歌：“我们不许一只梭标不见血，我们不许一颗子弹不中敌，我们是人民的游击队，高举自己的苏维埃旗帜！”

## 31 袁血卒居室 内 日

炊事员提着只空茶壶走进来痛苦地：“可不能再让贺主任讲课了！”

袁血卒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字幕叠出：中共中央军政训练部破坏部部长兼地方游击政治部主任袁血卒

炊事员：“我刚才给教室里送水去，见贺主任脸色苍白，手臂颤抖得很！”

袁血卒：“唉，这个贺主任工作起来不要命，夜间通宵达旦地起草《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》的讨论提纲等重要文件，白天还要来游击训练班讲课，是健康人也吃不消，别说是个重病号了。”

炊事员：“赶快扶过来让歇会儿吧，一旦昏倒就麻烦了。”

袁血卒：“可现在是战略转变的关键时候，他的课太重要了，不让讲怎么办？”

炊事员：“那也不能硬是把人往死里累呀！贺主任眼看着不行了。”

袁血卒想了想：“这样吧，正好今天陈毅主任也来这里讲课了，他们都是重伤员，拿这点钱搞点牛肉去，给他俩补补身子。”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元钱要给炊事员。

炊事员一把推开：“这怎么使得，这样干了他们要批评咱们的。”

袁血卒：“你快去吧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他俩是咱们这里的台柱子，不让好好吃点东西怎么行！”

炊事员：“我可不敢。他们两个对自己要求都那么严格，这些你又不是不清楚。”

袁血卒：“我让你搞你去搞得了，我是领导你是兵，天大的乱子自有我顶着，你怕什么！”

## 32 游击训练班厨房里 内 日

贺昌指着桌子上摆着的一碟牛肉严厉地对袁血卒：“部队的给养眼看就要完了，你弄这个干什么，这不是叫我们搞特殊吗？”

陈毅接着：“是啊，咱们的给养只能坚持个把月了，你怎么能这样搞？”

袁血卒：“我这是优待伤病员，谁叫你们伤病员呢？”

贺昌：“伤病员有多少，我们该吃谁不该？”

袁血卒：“伤病员是很多，可谁有你们这么辛劳，你们得为……”

贺昌：“你快不要诡辩了，立即停职反省、检查错误！”

## 33 游击训练班教室外 外 日

炊事员捶胸跺脚地走过来对众学员：“哎呀呀，我就说我不敢搞，不敢搞，袁主任他硬是让搞，你看，你们看看！”

众学员立即围过来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炊事员向厨房里指了指：“贺主任要处分袁主任……”

## 34 那厨房 内 日

贺昌动情地：“我们成天号召广大干部战士咬紧牙渡难关，再三讲，我们干部必须带头，而你却搞了这一个，你叫我们以后怎么向大家讲话……”

正说着一群学员拥进门来：“贺主任、陈主任，你们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啊！”

“你们的身体属于党，属于革命事业，你们要对党，对革命负责任！”

“你们必须吃好，休息好！”

陈毅无可奈何地：“生米已经做成熟饭，既然大家都这样劝说，就饶了他这一回吧。”转而对袁血卒：“以后这样的错误可不能再犯！”

袁血卒急忙：“下不为例，以后一定不敢再犯了！”

## 35 于都县宽田区石舍村贺昌居室 内 晨

医生在给贺昌的伤口换药。贺昌疼得紧咬着牙关。袁血卒走进来焦急万分地：“贺主任，现在形势太危急了，不少困难实在没法克服！”

贺昌：“又遇到什么困难了？”

袁血卒：“部队里断盐好长时间了，战士们因而浑身发软，这仗还怎么打啊！”

贺昌：“发动群众加紧熬硝盐。”

袁血卒：“发动群众虽然也能熬制一点，但是量少，而且一部分还得送到医院里让消毒用。”

贺昌：“要优先伤病员用盐。”

袁血卒：“同时，由于咱们这盐是把厕所底下和死人墓下的土挖出来熬制的，质地不纯，食用后，中毒情况十分严重。”

贺昌陷入沉思。

袁血卒：“另外，天气越来越冷了，战士们穿的还是单衣服，不少人没鞋子穿只好赤着脚行军。”

贺昌愁苦地：“这么冷的天没鞋子穿这怎么行？”

袁血卒：“而且，粮食也就要完了……”

这时，李翔梧走进来：“哎呀，贺主任，士气越来越糟了！”

贺昌：“必须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。”

李翔梧：“更可恶的是有不少没有气节、革命不坚决或假冒革命的坏分子，乘国民党匪军深入苏区的时机投降了白军，有的替白军带来路来惨杀群众，还有的下乡替白军作欺骗宣传，强迫群众上敌人的圈套：人民团，办守望队、义勇队等，企图更残酷地屠杀工农群众，血洗苏区。”

贺昌：“咱们赶快编写一本政治教材——《巩固我们的部队》吧，教育大家克服害怕困难、悲观失望等错误思想，坚决反对退却逃跑和失败主义，严格遵守‘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’，一定要继续保持红军的优良作风，坚定信念，团结一致，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。”

李翔梧：“是！”说着走出门去。

这时外面传来工农剧社演员们排演的声音。

贺昌问袁血卒：“剧社的同志们都在干什么？”

袁血卒：“在排练‘胜利的号炮’大合唱，为庆祝红军胜利归来开庆祝会做准备啊！”

贺昌苦笑着：“剧团的孩子太天真了！你去告诉他们，咱们中央苏区的形势是紧张的，任务是艰巨的，过分乐观的宣传是脱离实际的。”

袁血卒：“好，我就去。”

贺昌：“同时，叫他们准备吃苦，准备爬山，准备背包袱打仗……”

“是！”袁血卒答应一声走出。

医生给贺昌把伤口包扎完，贺昌便叫警卫员小董：“小董，你快来搀着我，我要去见项英。”

